

CLASSICAL
PROPOSITIONS

西方经典命题丛书

尹星凡◎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西方哲学

经典命题



西方哲学 经典命题

尹星凡 王天恩 马拥军 孙增霖◎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哲学经典命题 / 尹星凡等著.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6

(西方经典命题丛书)

ISBN 7-210-03387-4

I. 西... II. 尹... III. 哲学-研究-西方国家
IV. 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2825 号

西方哲学经典命题

尹星凡 等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6 月第 1 版 200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125

字数: 330 千 印数: 1-4000 册

ISBN 7-210-03387-4/B·123 定价: 25.00 元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 330006 传真: 6898827 电话: 6898893(发行部)

E-mail: 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丛书策划 徐建国 彭新元 徐明德
责任编辑 徐明德 魏如祥
整体设计 蔡二弘



目录

- 1/ 水是本世界的本原
- 4/ 观众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伟大的人
- 7/ 万物皆数与美是和谐
- 10/ 神是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出来的
- 12/ 世界是一团永恒的活火
- 16/ 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
- 21/ 存在是惟一的
- 24/ 人是万物的尺度
- 30/ 同类相知与异类相知
- 33/ 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
- 38/ 无物存在
- 40/ 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
- 44/ 一切都是必然的
- 46/ 美德即知识
- 51/ 认识你自己
- 56/ 我正在说谎
- 58/ 我宁可疯狂也不愿快乐
- 60/ 知识即回忆
- 65/ 国家是大写的人
- 69/ 我爱我师,但我更爱真理
- 73/ 神是不动的推动者

人是政治的动物 /76
现实源于潜能 /80
美德是一种中道 /83
最高的善就是不作任何判断 /86
从自然中产生的正义是一种彼此有利的协定 /91
按照自然生活 /95
惟其不可能,我才相信 /99
智慧是哲学的女王 /104
上帝是不可能被设想为是不存在的 /108
如无必要,勿增实体 /113
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118
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不是权威的女儿 /123
我思故我在 /127
凡在理解中的无一不先在感觉之中 /132
自然从来不飞跃 /136
人天生都是平等的 /141
存在就是被感知 /146
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150
人是机器 /155
习惯乃人生的伟大指导 /160
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165
公益乃是美德的目的 /170
人是环境的产物 /175
宇宙是一条无穷因果关系的锁链 /179
给我物质,我就能用它创造一个宇宙 /183
人为自然立法 /188
人是目的 /192
道德即自由的自律 /197
自我设定自我和非我 /201
实体即主体 /205
密涅瓦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时才起飞 /209

- 213/ 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
217/ 理性的狡计
221/ 真理是具体的
226/ 世界是我的表象
230/ 皇宫中的人所想的,与茅屋中的人所想的的不同
234/ 上帝乃人的本质的异化
239/ 人的本质是理性、意志和心情
243/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249/ 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
253/ 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
257/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
261/ 人的本质即社会关系的总和
265/ 自由是对必然的正确认识和运用
272/ 对立统一
276/ 有用即真理
282/ 上帝已死
286/ 生命超出生命
291/ 原理不过是一种公约
295/ 面向事情本身
300/ 返回生活世界
304/ 人是一个能够向世界无限开放的X
309/ 人是文化的存在
313/ 人是符号的动物
317/ 凡不能说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321/ 主体既是观众又是演员
327/ 亲在具有优先地位
332/ 以正确的方式进入循环
336/ 存在先于本质
340/ 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逻辑分析
346/ 拒斥形而上学
351/ 单面的社会造成单面的人

历史性是人类存在的基本事实	/355
词语破碎处,无物存在	/359
理论先于观察	/364
经验渗透着理论	/368
科学的发展就是旧范式向新范式过渡	/372
怎么都行	/375
后 记	/379

水是世界的本原

“水是世界的本原”是泰勒斯(Theles)提出的经典命题。

众所周知,在西方,哲学诞生于古代希腊,而泰勒斯是希腊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他生活于伊奥尼亚的米利都城邦,具体的生卒年已经不可考。其实,古希腊的许多哲学家的生卒年都无法确切地考证,所以,人们一般用他们的“鼎盛年”这个说法来大致地标志他们生活的时期。所谓“鼎盛年”是指他们一生中的某些重大事件发生的年份。泰勒斯的鼎盛年是在公元前585年,据说,在这一年,他预言的日食真的发生了。他开创的学派也称为“米利都学派”,这也是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学派。“水是世界的本原”这一命题也是古希腊哲学史上第一个经典的哲学命题。

在泰勒斯的时代,希腊的知识阶层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心,他们很想知道这个世界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现实的世界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漠视。例如,有一次,泰勒斯在观测星星时,没注意脚下,竟然掉进了井里,他的侍女嘲笑他只知道远在天边的事情,却看不到近在眼前的一口井,仿佛哲学家都是些好高骛远、眼高手低的家伙。其实事情远不是这样,后来,泰勒斯观测天象,预见到来年橄榄要丰收,于是,他就把城里所有的榨橄榄油的机器都租了过来。第二年橄榄果然丰收,人们都来找他榨油,于是他大大地赚了一笔。这说明,哲学家并非没有能力去做赚钱之类的实际事情,只不过他们的志趣不在这里而已。

在泰勒斯看来,现实的世界是变动不居的,这样的世界并不值得我们去追求,真正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是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背后的那个不变不动的支撑物,它就是整个世界的本原,泰勒斯认为这个本原是水。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包括这个世界本身都是从小水演变而来的,最后还要复归于水。

应该说,单就以水作为世界的本原来说,并没有多少奇特之处,因为有好些民族的上古神话传说中都流传着关于水,尤其是大洪水的故事。水既能毁灭这个世界,也能生成这个世界。但是,作为第一个哲学家和第一个哲学命题,泰勒斯和他的水本原论拥有一些本质上不同于神话的地方。

首先,泰勒斯用水来说明整个世界,这意味着,当他想给予这个世界以一个完整的解释时,不再到这个世界之外去寻找原因,宗教神话中创造这个世界的神被他直接排除到了视线之外。作为本原的水就是内在于这个世界之中的。虽然我们不能把泰勒斯的水同日常生活中的水等量齐观,但它无论如何都不是在这个世界之外的。总而言之,泰勒斯试图用这个世界本身来解释这个世界,从而从本质上摆脱了宗教、神话的世界观。

其次,希腊的本原观念,并非仅仅意味着原始的质料,它还有构成事物的根本原则的意思。因为一个简单的道理是,砖头是构成房子的材料,但单靠砖头本身并不能形成房子。本原则同时具有原始的材料和使材料构成事物的能力,换句话说,这个世界的本原就在这个世界之内,这个世界是自身生成和演化的。

从今天的观点看来,尽管泰勒斯关于世界的本原的观点是非常粗糙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试图摆脱宗教、神话的影响来思考、说明这个世界的思路、做法却足以开启日后的哲学与科学的世界观。当然,泰勒斯和其他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一样,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无神论者,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者或者唯心主义者。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泰勒斯认为磁铁体内有灵魂,所以它才能

吸引铁,而且,万事万物中都充满了神。在今天看来,这种把物质与心灵、思维与存在不加严格区分的做法是当时的思想发展水平所使然。

(作者:孙增霖)

观众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伟大的人

这是毕达哥拉斯的经典命题。

毕达哥拉斯生于萨摩岛的一个富商家庭，鼎盛年大约在公元前523年。由于不满当地僭主的统治而离家出游埃及和巴比伦等地。年长后定居意大利南部的克罗顿城，并在那里建立了煊赫一时的集哲学、数学、宗教和政治于一体的教派。像当时的许多宗教派别一样，它也有许多在今天看来颇为奇特的教规，比如：禁止吃豆子，不能在大路上行走，东西掉了不能拣，不能吃整个的面包但又不能把面包剖开等等。毕达哥拉斯本人在活着的时候就备受弟子的尊崇。据说，当他发现了后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几何定理之后，曾经举行过一个盛大的仪式加以庆祝，席间杀死了上百头牛用来献祭。毕达哥拉斯本人似乎也自视甚高，因为他曾经说过：既有人，又有神，也还有像毕达哥拉斯这样的生物。在他身后不久，弟子们干脆把他当成神来崇拜。他的弟子们也确乎颇具宗教热忱，据说有不少人不惜拼上性命，仅仅是为了保护一块豆田免遭践踏。毕达哥拉斯生前并未留下任何著作，但据说他是第一个使用“哲学”一词的人。

毕达哥拉斯提出的“观众才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伟大的人”这一命题不仅在今天，即使是在当时看来也是很奇怪的。在今天，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胜利者会得到人们英雄般的崇拜，而这一传统的始作俑者正是古希腊人。在古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会有

着远远超过今天的重要性,人们甚至一直用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的日子来当做纪年的标准,说某某人是诞生于或卒于第多少届奥林匹克运动会期间。奥林匹克运动会是全希腊人的节日,其间产生的各项比赛的冠军自然也就成了全希腊人的英雄。作为一个希腊人,毕达哥拉斯不可能不清楚这一事实,但他为什么会反其道而行之,认为观众才是真正伟大的人呢?观众之伟大又伟大在哪里呢?

对一场比赛,包括奥林匹克运动会和其他任何形式的比赛进行简单的分析,我们会发现,在运动员和观众之间有着一种关键性、本质性的对立,即运动员是动态的行动者、实践者,而观众则是静态的观察者、思考者。正是这种对立构成了毕达哥拉斯提出这一命题的直接原因。当他说观众是伟大的时候,他选择的是一种静态的生活,静态的世界观,对于他来说,静高于动,沉思高于实践。

之所以做出这样的选择,这要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思想渊源谈起。在前面已经提到,毕达哥拉斯学派具有很强的宗教色彩,但这种宗教色彩的来源却不是希腊本土的传统宗教。以奥林匹斯山诸神为代表的体系在毕达哥拉斯的思想中没有像他们在普通的希腊民众那里那么高的地位,所以,他和他的弟子们对成为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宠儿,也就是说,对成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优胜者没有多少兴趣。相反的,他们的灵感更多的是来自更为原始的迪奥尼索斯崇拜和奥菲教。迪奥尼索斯是希腊神话中的酒神。在神话传说中,他是宙斯和凡间女子的儿子,发明了用葡萄酿酒的方法。不言而喻,对他的崇拜里面有着很强烈的沉醉的成分。奥菲教的创始人相传是奥尔弗斯,他是希腊神话中著名的音乐家,传说他的音乐和歌声甚至能够感动草木树石、飞禽走兽。如果说奥林匹克运动是对身体的锻炼,那么音乐就是对灵魂的陶冶。如此一来,奥菲教加上酒神崇拜的内容,就变成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灵魂的沉醉状态。这种沉醉显然不属于身体的运动,而是理论的沉思。

因此,我们可以说,奥林匹克运动会上的观众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是沉静的观察者和思考者。

毕达哥拉斯的这种思想对希腊哲学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柏拉图的哲学王首先是一个沉思者,是因为不得已才去当王,亚里士多德认为沉思的生活才是最好的生活,神本身就是一个思想者的思想,而这一传统又构成了整个西方哲学史的主流。

(作者:孙增霖)

万物皆数与美是和谐

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世界的本原是数。这是一个颇为有趣的命题,因为从表面上看,它把物质的世界归结为某种非物质的数字,看上去是违反人类的常识的。

我们知道,前苏格拉底哲学一般被称作是宇宙论哲学或本体论哲学,它们探讨的一个中心的议题是世界万物的本原是什么。比毕达哥拉斯学派稍早的一些学派以及同时期的米利都学派面对的是同样的问题,对此,泰勒斯的回答是水,阿那克西曼德的回答是无限者,阿那克西美尼的回答是气。从他们的回答来看,这些更具有科学家气质的哲学家们把世界的本原归结为某种物质性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回答在毕达哥拉斯看来是有点问题的,因为物质世界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用某个单一的物质去解释其他物质的生成会面临着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比如以泰勒斯的水为例,水可以用它的蒸发来解释气的生成,或者用它的凝结来解释冰的生成,但问题是这些变化有某种同质性。就是说,水、气、冰在本质上是同一的,它们不过是同一物质的不同形态。而一旦碰到异质,尤其是完全相反的性质的事物的生成时,单一的物质往往无能为力。比如,用水就很难解释火的生成。其实,在米利都学派内部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但他们的改变始终是沿着改良的路子走的,没有实质性的变化。毕达哥拉斯则不然,他认为,靠物质性的东西来解释物质性的世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找到某种更为抽象的东

西,这就是数。

那么,什么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呢。作为万物的本原,数肯定不是今天的阿拉伯数字,也不是任何只具有单纯的计数功能的数字。这里的数具有某些特定的含义,代表着某种特定的东西。按照他们的说法,一是点,两点构成线,三点构成面,四点则构成(锥)体,最终由此形成了万事万物。当然,这种解释绝非是天衣无缝的,因为在这里还只是谈到了几何,点是几何意义上的点,线是几何意义上的线。也就是说,人们很容易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纯粹几何学意义上的点、线、面等等是抽象的,在现实生活中是找不到的,那么就没有理由说现实的世界是由它们构成的。然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回答同样有道理,他们认为,数正因为它的抽象性所以才具有更大程度的普遍性。具体事物因其具体,往往无法解释更大范围的东西,而抽象的数则可以作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从更根本的层次上解释世界万物的生成。

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解释是否合理,我们可以放在一边。如果从人类思想发展史的角度看来,应该说,从米利都学派的物质性本原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是一种进步,因为这表明了思想的抽象程度的加深。

毕达哥拉斯学派之所以把数作为本原的一个原因是,可以用数解释现实的世界。但仅仅如此还不能表达他们对于数的全部的看法,他们还进一步规定:一代表宙斯,是诸善之源;二是该亚,是诸恶之源;三是……应该说,走到这里就不是单纯的解释世界了,这些伦理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并不是所有的数都是值得追求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是由数而来的和谐。所以,他们提出了两条著名的格言:什么是最智慧的?数。什么是最美好的?和谐。据此,毕达哥拉斯和他的弟子们测定了琴弦的长短和谐音的关系,发现了音程之间的比例等等。从数字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上进一步说明数不仅是物质事物的本原,同时也是非物质性(如音乐)事物的本原。

当然,对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来说,谈到和谐,那么就不仅仅是数的比例和诸音程之间的关系问题了。这里还牵涉到了更深层次的和谐:灵魂的和谐。在解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前一个命题“观众是奥林匹克运动会上最伟大的人”时,我们已经知道,毕达哥拉斯学派思想的重要源头之一是奥菲教,而奥菲教的源头则跟来自中东地区的拜火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后者的一个重要的观点是用光明与黑暗的对立来解释世界历史,这一点延伸出了理性与非理性、灵魂与肉体的对立。肉体作为灵魂的禁锢是可悲的,因此,灵魂要想摆脱轮回,就必须抛开肉体,不再受其羁绊,这时候才能真正找回自己的和谐。

总而言之,数所具有的这种普遍性使数学成为更为基础的学问,它不仅在使其他学科得以量化的基础上变得更为精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他学科后来的发展方向。它对于纯粹的形式化的强调,更使它具备了使人的思维能力得到锻炼的功用,这一点在哲学史上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

(作者:孙增霖)